

伦敦黑手党

12 个真

打击

〔美〕康茨山●译

布鲁斯·汉德森

萨姆·萨默林●著



DAJILUNDUN
HEISHOUDANG

书号: 6259·003

定价

1.35元

打 击

伦 敦 黑 手 党

原书名《世界大侦探名案录》

〔美〕布鲁斯·汉德森 著
萨默·萨姆林
康芙山译

(美)哈普和罗出版公司
巴纳斯和罗诺布尔书刊分公司
(1978年)

The World's Great Detectives
and Their Most Famous Cases
By
Bruce Henderson and
Sam Summerlin

Barnes & Noble Books
A Division of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8)

在描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书中每位侦探在各自国家里很少被人知晓，但在各自国家里却是起着相同的巨大作用。如果犯罪的动机是超越国界的，那末，同样地，世界上与罪犯斗争的战士们也结成了国际的情谊。从纽约到威尼斯，从伦敦警察厅刑事部到法国全国安全局，从东京到特拉维夫，具有献身精神的侦探都是自家人，一心一意追踪可疑分子，几乎不顾两者的政治和社会的界限。

不幸的是，犯罪侦探的作用日显重要，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世界各地的犯罪率一直在增长。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象英国、日本和以色列这样一些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里，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也越来越不如以前了。

所有这一切使得职业侦探的任务和他们的看法，对世界来说显得更加重要了。正是这一点促使我们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谁是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当代最机智的侦探？是什么驱使他们这样去做？他们是怎样运用相同的和不同的方式着手于破获那些重大的罪案的？

目前，侦探的职业，无论从才智的要求还是从对社会的贡献来看，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赏识。我们希望，本书对上述问题和其它问题所作出的答复，将会使侦探这一迷人的职业更生动地展示在人们面前。

本书所描述的案例和事件都是真实的，但我们改动或省略了某些人的姓名，目的是为了保护一些当事人和其它虽被捕但未判罪的人的隐私。

作 者

前　　言

爱德加·艾伦·波撰写的《鲁·莫格谋杀案》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个虚构的侦探故事。从这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各种虚构的侦探故事深深地吸引着各国的读者。但某些真实的侦探案例相比之下却写得实在太少了。

今天我们撰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发掘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一些侦探，并再现他们是如何侦破那些最著名的案件的。我们与这些侦探会面时，他们对犯罪问题、对社会应该和能够做些什么来减少目前泛滥成灾的犯罪现象，提出了种种看法，我们对此也颇感兴趣。

这里所选择的几位侦探，有的是由侦查机构的同仁们推荐的，有的则是因为成绩卓著而为世人公认的。这本书里所提及的侦探，是一群世界上最天才、最能干的对付罪犯的专家。

本书所要证实的，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就象当代人类活动的其它领域一样，协作和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现在的警察力量已比过去更有效地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了，他们用新的科学武器空前全面地进行装备，真可以和当代高效率的商业公司相媲美。当然旧时的个人勇气、决心和侦查才能在打击犯罪活动方面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目 录

前 言

1	打击伦敦黑手党	(1)
2	上断头台前的朗姆酒	(22)
3	茶杯和名片	(37)
4	魔鬼的档案	(56)
5	“黑色大丽花”凶杀案	(72)
6	歌剧院的谋杀案	(97)
7	芝加哥的“二十世纪第一大案”	(121)
8	高尚的职业	(152)
9	妻子未知晓	(168)
10	阿黛尔凶杀案	(196)
11	猎人与猎物	(213)
12	纸袋凶手	(231)
	出版说明	(252)

打击伦敦黑手党

伦敦东区的一套房间的门猛地被打开，里面睡着四个人，其中二人是一对身材结实的孪生兄弟——他们一个与一位年青的女人睡在一起，另一个与一位年青的男人睡在一起。带领这次突然搜捕的是一位矮小的侦探，他还不太习惯使用所携带的一只.38口径的韦伯莱型左轮手枪。他亲自动手把孪生兄弟中的一个拖下床来，用清晰明了的英国口音宣布：“你们知道我是谁！你们被捕了！”

仍然睡意朦胧的孪生兄弟马上醒了过来，明白了正在发生的事。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是谁如此粗鲁地打断了他们的美梦，是伦敦警察厅刑事部的警察长里昂纳德·里德（别号是“钳子”），英国家喻户晓的最厉害的侦探。拂晓的这次突然搜捕把现代英国历史上的一次持续时间最长、最艰苦费力的犯罪侦探推到了高潮，接着就是关押和审判克雷这一对臭名昭著的孪生兄弟，一对被称为“伦敦黑手党”的该死的家伙。

一九六八年的那个春天早晨，“钳子”里德踢开他们所住的房门之前的好几年，克雷孪生兄弟——朗尼和雷吉的活动一直使伦敦东区处于恐怖的状态之中。他们的主要手法是恐吓。凡经过他们那里的人，无论是偶而地还是经常地，都免不了要遭受到可怕的灾祸。同时，克雷兄弟还靠各种敲诈而发

迹，并且还把其犯罪影响扩大到全国，甚至于国外。



克雷孪生兄弟，朗尼(右面第一人)和雷吉(左面第二人)。

在伦敦一家夜总会参加一次慈善机构聚会

克雷兄弟以前是拳击手，他俩对受害者动用暴力，毫不留情，与电影《有发条装置的柑橘》里的流氓暴徒很相似。依仗他们组织拥有的权势和恐吓手段，随着与政界、商界和娱乐界的接触不断深入，克雷兄弟的犯罪网络和他俩与之有联系的美国黑手党的活动也不相上下了。朗尼和雷吉·克雷出生在伦敦东区的贝思纳·格林一带，那是狄更斯小说里所描写的城市贫民区。他俩的父亲，一个酗酒成性的伦敦佬，巡回行商，兜售旧衣服和旧金属。他常常背着一个衣服包和一付镀金的天平秤跋涉各地。因此，扶养克雷兄弟的重担就落在他俩的母亲身上，母亲对这对孪生兄弟太溺爱了。

从一开始，克雷兄弟很快地就成了伦敦东区学校里好动武的最厉害的孩子。他们才十七岁时，就第一次严重地触及了法律。一个年青人在打群架时遭到了毒打，并被刀割伤了，这位年青人告了克雷兄弟。但是，在老贝利地方法庭对克雷兄弟审判时，恰好是包括他俩在内的许多审判的一次预审，证人们被突然提出的许多莫名其妙的情况弄得稀里糊涂。这个案子最后就作为证据不足撤销掉了。

以后，这对体格粗壮的孪生兄弟多少学好了一些，成了职业拳击手，后来，因应征入伍，中断了拳击生涯。毫不奇怪，他俩受不了军队里的纪律，当了逃兵。以后几年，他俩不是逃离在外就是关进逃兵拘留营。在监牢里，克雷兄弟结识了一批野心勃勃的年轻罪犯，决意今后要以犯罪为生。一九五四年，他俩很不光彩地被释放回家。这对孪生兄弟回到贝思纳·格林，发疯般地干起犯罪勾当。在一段时间里，他俩的犯罪活动颇为得势。

《伦敦每日快讯》称克雷兄弟是“英国有史以来最残忍、最凶狠的暴徒”。根据伦敦警察厅刑事部提供的材料，他俩在商业界的证券是靠了通过提供保护敲诈得来的钱财，通过白领阶层转手骗卖得来的钱财和偷偷地进行横跨大西洋的买卖所得的钱财，另外，他俩还进行殴打、强奸以及谋杀等犯罪活动。然而，克雷兄弟竟有能耐，敢于公开露面，对人公开诈骗。甚至就在他俩一边经营他们的犯罪的“黑手党帝国的”同时，还公然自诩为有善心的伦敦东区的商人，声称他俩特别同情于帮助赤贫的青年人。他俩常常出入伦敦最豪华的饭店和夜总会，在高雅的场合结交朋友，并活跃于名流显贵之间。他俩甚至于利用与贵族和下院议员的友谊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以

致竟然还有人在议会代表克雷兄弟提出了一些昏庸愚蠢的问题。

克雷兄弟以暴力出了名，不仅象职业打手那样地无情、粗暴和残忍，而且象刽子手一样地残酷，令人丧魂失魄。他们杀人，不但为了获利而且还为取乐。朗尼更是个无情残暴的家伙，早在一九五八年，他就因殴打罪坐了三年牢。他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想入非非，企图杀人，沉湎于同姓恋。所以，当一个叫乔治·康乃尔的另一团伙的成员，只是说了声朗尼是“胖家伙”，朗尼就在布朗德·贝格小酒店用一枝9毫米口径的摩塞型手枪对准康乃尔的前额开了一枪。朗尼说过：“我从不愿意伤人，除非别人触犯了我。”另一个拳击手叫约瑟夫，在酒吧间与朗尼开玩笑，说他长胖了。听后，朗尼走开了，过一会儿，朗尼请约瑟夫到盥洗室去一下。在那里，朗尼用小刀，把约瑟夫的脸割成条状。然后，他不慌不忙地洗了手，走了出去。约瑟夫后来缝了七十多针才把破相的脸拼了起来。自此以后，朗尼给了约瑟夫一个别名，“电车轨道”。

至于雷吉，他所干的最臭名远扬的事是虐待狂般地宰割一个外号叫“帽子”的不幸的年轻无赖杰克·麦克维蒂。据一个目击者说，朗尼把杰克的双手反绑起来，雷吉就用匕首从杰克的一只眼睛的下部开刀，然后挖胃抠心，最后将他钉在地板上，匕首刺穿了喉部还插在那里。

伦敦警察厅刑事部对克雷兄弟他们活动的规模、对他们犯罪的范围和残酷程度了如指掌。但是，多年来，要搜集关于孪生兄弟的罪证材料，如果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相当困难。因为在伦敦东区是朗尼和雷吉的天下，证人往往受到威吓而缄默不言，或成了证人席上的健忘症者。长期以来，克雷兄弟

建立的犯罪王国规模越来越大。他们向娱乐场和赌场出售“保护”，还和黑手党合作把伦敦西区的一大部分也包括进了他们的“保护”范围。

英国当局最后决定，必须要使克雷兄弟就范。他俩的暴力活动和影响已走得太远了。他俩成了对英国全国的威胁。一九六七年九月，上司召见了伦敦警察厅刑事部侦探里昂纳德·里德，对他说：“逮捕克雷兄弟！”

再也选择不到比里德更强的人来完成这一任务了。自从二十多年之前到伦敦警察厅就职以来，“钳子”里德已机智出色地破获了无数凶杀案、诈骗案以及其它犯罪案件，成了伦敦警察厅最能干的侦探而闻名于世。

侦探几乎都来自中等家庭，里德也不例外。他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生于中部地区的诺丁汉。他父亲是当地一家编织厂的工人。十四岁读完初中以后，年轻的里德就离开了学校，到一家约翰·泼莱尔办的烟厂工作。十七岁时，他加入了英国皇家海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里德属于一支特混行动舰队，在远东服役。他大部分时间是修理登陆船的发动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里德在海洋服役时曾业余学过拳击，但后来竟败在前拳击手克雷兄弟的手下。

一九四六年，里德退役，随即来到伦敦警察厅工作。里德在那儿干得太出色了。他泰然自若地化装成各种各样的人——邮递员、铁路搬运工人、送牛奶的人、司机、市场调查员、新闻记者和牧师等，出现在各种不同的场合。

他说：“我认为，作为侦探，最重要的是具有变色龙般的本事，换句话来说，就是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因此灵活性是关键所在。”

里德还说：“举一个例子。一个侦探要能够查问一家大银行的高级出纳员，接着又马上盘问黑手党式的职业罪犯。重要的是，你要使两者都相信你，不怀疑你。”里德补充道，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我非常相信伪装。但是，我认为，伪装是越简单越好。”一次，为了抓一个毒品走私犯，里德乔装打扮成汽车司机，等候在伦敦机场，盯住“赫茨”租用汽车的标记。还有一次，里德接受了追捕一个潜逃的杀人犯的任务，他借了一辆送牛奶的车子，穿着白色上衣，戴着送牛奶人的帽子，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逃犯躲藏的地方，一下子就把该犯逮住了。还有一个例子，在侦查对一位出版商施行强暴手段的一个诈骗犯时，里德扮成一个赌场职员，戴着有角质架的眼镜，颈项藏着自动收录器，窃听了诈骗犯的谈话，后来就成了审判罪犯的证据。

当然，乔装打扮也有危险性，里德回忆的两个实例说明了这一点。

“一次，我在一家小酒店侦查赌博的活动。那里是铁路职工常去的地方，所以我打扮成搬运工，穿戴着铁路上规定的衣帽。我正在那里喝啤酒时，搬运工的领班走过来了。他问我干什么。我告诉他，我在搬运第一组干活——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借口。我一说完，他就生气地叫喊起来了：‘你的间歇时间不是两小时，快回去干活！’

“还有一次，我装扮成受雇的密探，去‘买’那些盗窃犯偷来的一卡车苏格兰威士忌酒。原来商定的计划是：当这些盗贼都集中在仓库时，我就给我的同事们发出信号，在我的同事冲进来时，我就乘机逃走。这样，我的身份不至于会暴露。

“为了使该计划获得成功，特地指定一名警官来‘追赶’

我。但是，不巧的是，有一位参加追捕的新来的侦探看见我逃跑，也和指定的那位警官一起来追捕我了。不用说，他很快地超过了那位‘内定’的追赶者，不一会还没等我决定投降，他就赶上了我。那时，我就灵机一动，奔到一栋房子的草坪上，以免让人见到我向他‘投降’。我接着竭力向他说明，我也是一名侦探，但没有用。很明显，他把自己当成一名橄榄球运动员了，他猛击我的膝盖以上部分，将我在草坪上拖拽了大约六码远，然后抛进了一个腐臭的鱼塘。

“当然，作为新手，充满干劲，这位侦探还认为他抓获了罪犯哩。”

一九六三年，里德被调派到白金汉郡的埃尔兹伯里，去协助侦查英国著名的火车抢劫案。一九六六年，他在伦敦西区举行世界杯足球赛期间，负责监视和防止偷扒和诈骗活动。正象里德如实地回忆的那样：“我们这一班子人确实出色地破获了不少罪犯，使伦敦西区的犯罪率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五。我们还在西区关闭了脱衣跳舞场。”

里德因为身材矮小——体重 144 磅，身高 5.8 英尺，才得到“钳子”的别号。然而，除了他在侦探方面的成绩之外，他还是伦敦警察厅刑事部轻量级拳击冠军呢。

里德还认为，一个成功的侦探所具备的另一方面重要的职业素质，是要使罪犯们相信你是可以信赖的。在实践中，一般就是：如果有罪犯提供给警方能用来帮助逮捕更重要的罪犯的情报或别的形式的合作，就可以免于起诉或减轻刑罚。

正如里德所说的，不是大多数，至少也是许多窃贼们都把警察视为“天敌”。当罪犯们发现一个警察守信用，他们能信任他，那末这些罪犯常常会提供线索或案情。“我对犯罪分子

总是无情的，但他们知道我无情是因为我在追求真理。对我的公正和无私他们是无懈可击的。”

正是里德的这种杰出的素质，使他建立了最卓越的功绩，使他成为全国的反犯罪分子的英雄——一九六八年把臭名昭著的克雷兄弟送上了审判台。正是他破获了伦敦东区的主要犯罪集团，或叫“伦敦黑手党”。

三年前，里德第一次与克雷兄弟交锋时，对这位侦探来说，是不怎么愉快的。里德从帕丁顿到伦敦东区，他对掌握关于克雷兄弟活动的第一手材料越来越有兴趣。在帕丁顿的罪犯中间，里德常常听到克雷兄弟的名字。随着里德对东区犯罪情况的了解和深入，克雷兄弟的问题就更加显得突出了。

然而，每当里德谈起这对孪生兄弟的事，东区的知情人不是转而谈天气，就是谈赛马。这反而更激起了他的好奇心。

一九六四年末，在海德威地方的一位有钱的男爵、夜总会老板的儿子对里德抱怨说，克雷兄弟要勒索他的一半赢利。接着，海德威发生了一次骚乱，骚乱者撕碎图片，威吓居民。无须说，是克雷兄弟干的。里德逮捕了克雷兄弟和他俩的一个朋友，逮捕的理由是他们用威吓手段向夜总会老板索取钱款。

对这对孪生兄弟，确实不可低估其力量，他们能利用各种手段为自己的罪行辩护。例如他们在伦敦雇佣了一批极厉害的人对当事人暗中钉梢。当法庭审理夜总会勒索案时，他们披露了令人诧异的事实——几年前这个夜总会老板在伦敦警察厅刑事部处理几起同性恋案子时曾经出庭过，只是因为常为警察局提供情况才免于起诉。这样，这位老板就无法出庭作证，克雷兄弟的审判只得中断。这对孪生兄弟和他们的

朋友又幸灾乐祸地走出了监狱，成了自由人。之后，里德被调去协助侦破火车大抢劫案。

但是，克雷兄弟没有忘记里德，里德也没有忘记克雷兄弟，尽管他们各自都不知道要隔多久他们将再次交锋。

一九六七年，里德领导伦敦警察厅有名的“凶杀犯缉捕队”。这个缉捕队由该厅刑事部的十二位高级侦探组成。成立后不久，里德就接受指令彻底地解决克雷兄弟这一伙。

里德被提升为伦敦警察厅刑事部刑事侦缉处的警察长。为了完成任务，他还是运用了他的老办法。特别是这个案件，侦探必需要使知情者对他产生信任感。里德是这样向作者描述他操纵罪犯的办法的：

“克雷孪生兄弟在国内建立的犯罪王国之所以能得逞，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以恐吓来控制组织的。警察不可能把被敲诈勒索、转手骗卖、抢劫行凶的受害者组织起来进行合作。这些人怕克雷兄弟和他俩的同伙实行报复，所以他们都矢口否认与克雷兄弟的关系或拒绝提供关于克雷兄弟的任何情况。这就需要深入到这个等级严密的犯罪集团的内层中去。”

“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在我自己与我打算利用的犯罪分子之间建立一种信任的基础。

“由于我以公正著称，我能够办到。结果，克雷集团的一些上层分子投诚了，向我提供了情况，最终一举摧毁了克雷兄弟犯罪集团。”

里德开始侦查克雷集团时只有他自己和两个警官。不久，在伦敦东区的罪犯中间就传开了——“钳子”里德在追捕克雷兄弟；或者，如里德自己后来听到的，克雷兄弟出了高价要他的头。这使得里德更加谨慎起来。除了加强防御措施之外，

每天晚上他都选择不同的路线驾驶他的红色“伏尔克斯”小汽车回家。

里德深入到东区的有利条件是他在那里享有的诚实和廉洁的名声。他的主要任务是说服所有的知情人，相信克雷孪生兄弟不是不可击败的，警察厅将保护任何提供情况的人。里德甚至为证人在伦敦提供“安全的住房”，并在审判克雷兄弟前后的时间里安排警察进行保卫。

然而这对孪生兄弟是不会束手就缚的。他们请了律师们会见被他们施行过暴力的受害者，要他们发誓担保，克雷孪生兄弟是无罪的。克雷兄弟集团内部每个成员负责监视二至三个知情者。当里德询问一个受到克雷孪生兄弟严重伤害的人，为什么他不愿意与警方合作，给予克雷兄弟以法律制裁时，这位受害者回答说（不是没有一定道理）：“我怕见到流血的情景，特别是要我自己流血”。

里德与检察官们开了一次时间很长的会议，终于使他们勉强同意，只要那些知情人肯谈出真情，可以宽容其严重的罪行。里德在一本很小的黑色的笔记本里写下了一长串名单，他打趣地称这名单是“令人快乐的索引”。

“这正是我们侦查工作深入的基础。”里德说：“我搞了一份十三个知情人的名单，他们都是克雷兄弟组织里的成员。有一个人，由于看不惯该组织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对克雷兄弟完全不抱幻想了。经过多次会见、谈话，建立起了信任感。我保证对他免于起诉，他终于答应向我提供我所需要的情况。”

不到四个星期，里德接受的这个案子有了第一个突破。这位警察长和他的两位警官终于找到了愿意“供述”的人。此时，

里德把侦查的人员增至十人，这就是闻名的“钳子部队”的总人数。直到增援人员参加总逮捕那天，人数都没有增加过。

这位知情者是一个叫彼得·莱恩的人。他是里德查实所有与克雷兄弟有联系的人的计划中的重要一环。莱恩曾经是克雷孪生兄弟要刺杀的目标，只是由于策划的贻误才幸免一死。他准备交代了。盘询持续了三个星期，他的供词有二百多页，提供了他所知道的关于克雷兄弟的所有细节情况。至此，“钳子”里德终于取得了所需要的证据和证人。

里德领导的警察缉捕队动员起来了，紧张得不分昼夜地开展破案工作。要赶在克雷兄弟动作之前找有关受害者谈话。作为一种诱发和保证，里德提出，在证人的所有证词后均附上一句话：保证在克雷兄弟万无一失地关押之前不引用他们提供的证据。

而克雷兄弟却把“钳子”里德对他俩的战斗看成是私人的事情。朗尼咒骂里德是“狡猾的小杂种”。朗尼本人，在比较理智的时候承认，如果有人能将他关进监牢，那只有“钳子”里德。为了表示对里德的蔑视，朗尼打电话给哈罗德百货公司的玩赏动物部——他知道伦敦警察厅窃听他的电话——订购一条蛇。哈罗德百货公司守信地送去一条蟒蛇，朗尼即刻给蛇取名为“里德”。

除了对里德进行人身侮辱，朗尼还扬言要杀里德。但是，在这方面，雷吉就头脑清醒些。他知道里德在证人的供词里加的一句话，他和他的孪生兄弟商量，假如他们集团（或他们自己称作的“公司”）埋伏下来，暂停活动，不和已在押的人联系，里德的计划就会落空，因为他不能使用那些供词。有一段时间，朗尼还是单独行动。与此同时，越来越强烈的舆论要求

里德和他的缉捕队尽早破案。他们天天工作十八个小时，搜集更多的证据；而克雷兄弟和他们的同伙却转入悠闲自抑的状态，每到周末就在乡村度假，举行各种聚会。但是，在整个期间，克雷兄弟加强了对所有知情人的控制，并且传出话来：“如果我俩完蛋，那末半个伦敦也随之完蛋。”

虽然克雷兄弟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但他俩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里德要侦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被盗的交易证券。这大笔证券从美国和加拿大盗入英国，交到克雷兄弟手里，然后再弄到欧洲大陆上转卖。据里德说，这一活动是克雷孪生兄弟犯罪王国的关键罪行。

里德介绍说，根据彼得·莱恩的证词，“侦查工作是围绕如何通过白领阶层转手骗卖，如何在国内以提供保护为借口进行诈骗，如何把从美国偷盗来的交易证券在加拿大、美国、英国和欧洲之间进行转运等问题而展开的。

“那时，我认为，由于克雷兄弟还未被捕，他俩在罪犯黑社会里仍有权势，若去侦查他俩已起疑心的犯罪分子是不慎重的，很可能，结果是大批知情人被他俩干掉。”

就在莱恩揭发后不久，里德获得了他们需要的突破性的线索。里德是这样叙述的：“我们了解到，克雷兄弟和他俩的集团嗜好暴力。有人向我们告密，就有一个人被派到苏格兰去取一些炸药。当他来到一条小河边取胶状炸药时，我突然出现在他面前，逮捕了他。他很快交代了，告诉我们，胶状炸药是准备放置在西区一个夜总会老板的车子里的。这是一个突破。终于，我们获得证据，证明克雷兄弟犯有阴谋杀人罪。”

里德补充道，这个知情人还告发说，克雷兄弟要他去杀掉另一个人，此人即将在伦敦法院老贝纳的一次刑事案件审判时